

平生風義不為錢

往事鉤沉



「七七」事變爆發，媽媽和大舅中斷了在日本的研究生學業，媽媽後考入上海海關任職。一九三九年她與已在愛丁堡大學留學的爸爸辛笛（本名王馨迪）通信，爸爸約她去歐洲，一起到法國巴黎留學。在親人中媽媽最相信外公，這件大事她必須與外公商量，而外公此時正遠在安順、昆明等地奔走，並故宮文物南遷、為北平圖書館安置善本古書等事而忙碌，並摔斷了股骨，在醫院躺了幾個月之後，已在恢復之中。於是就有了她和外公的幾次通信，這些外公的來信有幸保存了下來，讓我們更了解外公的那顆慈父之心。在現存的十通信函中，有五通談及與赴歐留學相關事宜。其中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函尤為具體，得知媽媽想去歐洲與爸爸一同求學之事，外公思考了一夜，列出七條理由支持女兒的決定：

一見外公對媽媽性格的了解：「滬事非但與汝所學異途，且以汝之不屈服之精神論之，決不能長久服務下去。」

二見對女兒終身大事的看重：「汝披沙揀金有幸，得一王馨迪自非尋常之盲從者可比（余聞此事亦深慶幸）。」

三見他對未來女婿的關心：「若令王馨迪提前歸國，於學業上損失太大，渠既將為我家婿，應事事從渠之方面着想。」

四見他對經濟考慮的周全：「現在鎊價太高，汝赴歐之費用是一大問題，唯有請汝三叔將預備汝之婚禮費移作此用，余意即稍舉債成就此舉，亦覺稱心，惜余太窮，不能加以援助也。」

五見他對一切世俗之見的摒棄：「將來汝兩人學成歸國，雙雙拜見汝三叔，其榮幸當過於排場之婚禮十倍也。」

六見外公思慮細到對着裝之建議：「中國女子衣服着至歐洲甚為雅觀，與男子不同，汝若至歐，不必另製服裝。」

七見外公就已能力想為女兒出力：「牛津大學已聘陳寅恪為教授，聘中國人為教授是第一次，不識陳往就否，余即作函詢之，如陳赴英或可指導汝若干事也。」這些看法今日讀來仍讓人感嘆不已。

戰爭期間，郵路不夠順暢，滬黔信件途中需多日往來，外公因未接到回信在八月十二日又馳函勸慰女兒：「文綺知悉：前寄各信諒已收到。現國幣慘跌，汝赴英或有阻礙（因久不接信遂生懸想如此），亦當隨遇而安，徐圖辦法，萬不可焦急，至要至要。惜余遠在數千里外無法為汝劃策也。」

外公考慮到赴歐費用籌措不易，也想為女兒分擔一些，八月十九日又去函：「近想各函均已收到矣。法幣慘跌，金貨大漲，赴歐日難一日，好者汝志已決，或可打破重障礙也。余藏漢瑰石經三百餘，可值萬元，借遠在北平，鞭長莫及，如此物今能易錢，當全數給汝（余已寫信託人）。」媽媽得知這一決定，立刻發電報，急切制止外公為她留學計劃之物出售。

確如外公所說，爸爸因歐戰炮煙瀰漫而提前回國，且經滬回天津奔母喪。媽媽當然也無法去歐洲讀書了。此時媽媽已調至海關總署工作了。外公九月二日來信（另一張是廿八日寫的），知汝已調總署工作，治學讀書是一件事，辦事又是一件事，不要混而為一，自不覺矛盾了。王馨迪過滬當已晤面，現計抵津矣。余當年收漢瑰石經不過一時高興，本身外之物，汝看得太認真了。歐戰起後，此種交易當然罷議，望放心。」為赴歐籌措經費，父女倆互相為對方着想的惦念到此才畫上句號。

（《許國何須惜此身》五之二）

外公特別看重重女孩子的教育。他不贊成「大哥」（我們稱大外公）教媽媽讀詞，認為以前女子讀詞寫詞是限於活動空間的狹小而不得不為之，現代女子應該開朗樂觀地面對生活，不要因為從小讀詞使心情變得憂鬱了。媽媽一直感謝外公對她學業的安排和指導。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她一直讀的是最好的正規新式學校——師大女附小、師大女附中、南開大學。高二時她瞞着家裡獨自去南開大學預科，錄取後家裡其他大人都不放心她單獨外出讀書，只有外公鼓勵她——能考上南開不容易，全力地支持她離開北平到天津讀書。幾年後媽媽從南開畢業想去美國留學，學成後回來教書，看重學問的外公又很讚許這一想法，但外公的經濟能力是無法供應她去美國的，只能退而求其次，變賣了珍藏的一些宋版古書，讀史和伯郊大舅（名文珂）一起去日本留學。外公認為女孩子做學問，還是讓她和伯郊大舅（名文珂）在日本資料豐富的明末清初史。在過了語言關之後，媽媽考好，建議媽媽研究在日本資研究院讀書，指導老師是日本史學界頗有威望的羽田亨，也是外公的日本朋友。他佩服外公的淵博學問，媽媽得到他的悉心指導。

媽媽在大學讀書和留學期間，也仍是外公在忙忙碌碌之時，他曾特地去山西趙城廣勝寺鑒別所藏《金藏》（俗稱趙城藏）。鑒定無誤之後，又在周邊老百姓家加以收集，得五千七百餘卷。後與廣勝寺主持和尚訂立借約，以贈送該寺所缺的《禪師藏》影印本一部及給予借資三百元為條件，選借可印之經，運至北平，並在北平圖書館展出，供世人觀摩。然後，外公和葉恭綽等又忙着選擇其中的一部分，由北京三時學會編成《宋藏遺珍》在一九三五年出版。（參見柳向春著《吳興徐森玉先生年表》，《徐森玉文集》（上海博物館編）第一九一至一九二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

王聖思

量有錢而不學無術的財主少爺、紉褲子弟、酒囊飯袋都可以捐個官，過過官癮。

不過，像賈珍這種圖虛名買官的人還是少數，多數人破財買官還是為了發財。誰也不願意做賠本的買賣，清代「捐官」者認為，買官投入的資本能夠創造出遠遠超過資本本身的價值，買官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財。因為他們知道，「遍天底下買賣，只有做官的利錢最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旦得到官，以權撈錢，在為官任上不但可以將這個錢「補」回來，而且還可以以本求利，積財致富，靠手中的官職撈回白花花的銀子。由此，清代衙門逐利風之盛，超過以往任何朝代，「千里為官只為財」，不是清代衙門中人的個體行為，而成了一種整體取向。

進入二十世紀，買官鬻爵現象依然存在。一九〇二年，秋瑾的丈夫王庭鈞買了個戶部主事的小官，秋瑾也得以去夫婦隨來到北京。這看起來似乎極不合理，但不合理的未必不合法，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有個信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都是君主的私有財產，更何況大大小小的官職！既然官職可以授予，為什麼不可以作為商品出賣？

清朝是封建社會的「末世」，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到了清朝就到了盡頭。清朝的滅亡原因多多，有人說是封建制度的沒落，有人說是閉關鎖國拒絕進步的結果，但政治上的腐敗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對老百姓而言，最大的腐敗是司法腐敗；對社會而言，最大的腐敗是吏治腐敗。這兩種腐敗，在《紅樓夢》中都有反映。

世事就是這樣荒唐，在新中國成立已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跑官、買官、賣官現象不但沒有絕跡，而且在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所謂「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現象令人觸目驚心。

由於買官賣官，各種各樣的怪事常常出現。有真才實學者原地不動，無才無德者青雲直上；真幹實幹者坎坎坷坷，奉承拍馬者春風得意；生性耿直敢於指責時弊者被冷凍在一邊，喜歡虛吹「政績」報喜不報憂者想到哪裡就可以到哪裡，儘管到哪裡哪裡都不行而他自己卻認為自己依然很行的；有昨天還在會上大講廉政建設，而今天就被「雙規」的。真如《紅樓夢》所說「你方唱罷我登場」，「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說句實話，現實生活中那些買官賣官的人所玩的「把戲」，恐怕連戴權、賈珍之流也自嘆弗如呢！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賈「龍禁尉」給賈珍的那個大監頭兒戴權未見受到什麼處理，而我們上面例子中的賣官者卻都被繩之以法，受到了法律的嚴懲，這是時代不同了證明。

治國必先治官，治官務必從嚴。明初，朱元璋汲取元代末期官僚腐敗，法制無存，導致滅亡的教訓，肅正綱紀，親自主持制訂《大明律》，以「重典治吏」，「罪之不恕」，嚴懲貪官污吏、嚴懲朋黨為奸、嚴懲官吏失職。這種嚴法治貪，對貪污腐敗的官員施以重刑的做法，很值得今天學習和借鑒。

吃的虧還大。

「大劉的兒子又闖禍了，把人打成了重傷，賠了十多萬。大劉一年能賺二三十萬，不算少了，可是十幾年來沒存下錢，老是一兒子惹禍，他指屁股……」那天，母親說起一位親戚的孩子，頗多感慨。我趁機讓她試想一下，要是我那兩個侄兒也這樣，她受得了嗎？母親頓時覺得還是自家孩子省心。其實許多看起來很強勢的青年，成長過程中都會讓家長不省心。有些孩子之所以老實，很多時候是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家長承受力有限。一旦他們在外闖禍，家長hold不住，他們選擇了「老實」，實際上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

她開成長期不說，那些敢於突破規則去超規競爭的靈活們，他們的風險通常也是與收益成正比的。只不過世人常常注意到他們光鮮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出來混要還帳的時候。

李憶蒼

兩個人吵了半天，照例沒有什麼結果，不了了之。鄰居們此後便覺得劉先生其實也並不老實，對此劉先生倒是認為因禍得福，我又好幾次看到他往樓下扔雜物，似乎他很想鞏固大家對他印象的這種改變。

「為什麼我們家的孩子都是老實人呢？以後在社會上恐怕沒有多大出息……」近兩年，我常聽到母親如此感嘆，大約是替我那兩個侄兒擔憂。中國社會常常會出現這種怪現象，像我母親這樣被公認的老實人，內心裡卻並不認同自己的人生，好像自己的老實是被迫的，並非自願。之所以沒有不老實，是自己沒那個本事，滑不起來。

對於侄兒們的老實抑或無用，母親歸咎於遺傳基因，其實不然。她老人家像許多世俗中人一樣，只看到不老實者佔便宜，老實人吃虧，沒看到便宜往往也不是白佔的，其代價有時比老實人

有種味道叫鄉愁

人生在線



我記得有一次在台北，我們同房。夜裡靜靜地聽她回憶在長沙的一些瑣碎往事，還說到逃難。說到抗戰時期長沙的那一場大火災，那時她還是個中學生，學校撤到重慶，她們一批流亡女學生，校撤走了——她說着這些往事，我驚得說不出話來——這不就是張恨水小說《紙醉金迷》裡的情節嗎？真是難以置信啊，眼前人竟然是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換言之，她就是個從史實裡真實走出來的人！

然而彭校長並無悲感之色。歷史從她的身後隱去了，她無需為歷史負載，只在生命的顏色中，留住那曾經有過的心靈浸潤——那才是最能給那一代人帶來溫暖的慰藉。

是的那一代。不是我們這一代。是因為我，我特別喜歡跟不同代的人交往。他們的故事，說起來像前朝的情事，幽幽地帶着一種傷感度進入到你的神經中樞，但是卻來去自如……聽故事嘛，也像讀文學作品一樣，感受是各有領會。可也最切實際，旁的都不重要。

然而，不同代的人往往是不會先你而去的，這幾乎也是宿命。忘年之交的離去，最為我的心境帶來秋雲慘霧。書房牆上的那幅字，是彭校長的黑墨。宣紙略透着點紫色，字體典雅而細膩，而那筆下的功力，一眼看上去，便覺着是潛藏含蓄的，那是一種自覺性很高的收攏——就像她的人，凡事留三分。這幅字，只要我在書房裡，抬眼便可見。如今悼念的心情早沒有了，倒是經常想起她。想起她的文化鄉愁。她是公認的才女，琴棋書畫是她此生修煉的正果，文化造詣深自當不在話下。而鄉愁，那是她心田深處的老根。談吃是鄉愁的一種。因此我最常聽到的談話是家鄉的各種美食：怎麼烹，怎麼調，談得津津有味。其實她並不真的有那么饒。談吃，重要的並不是吃，那是一種味道——叫鄉愁。

老實人

朱輝

文化經緯



在我小時候，「老實」還是個褒義詞。有時鄰居誇我「這孩子挺老實的……」，我父母便一臉笑容，很愛用的樣子。後來漸漸地「老實」就有點貶義了，與「傻乎乎」、「木訥」、「沒用」成了近義詞。「我看你這個人平時挺老實的，還戴着一副眼鏡，怎麼這麼沒有公德？」某天上午，樓下有人吵起架來。我到陽台上一看，原來對面二樓劉先生往窗外扔了一塊橘子皮。清潔工之所以很憤怒，一是因為她剛剛打掃完樓下空地，劉先生扔的不是時候；二是因為劉先生是周圍人默認的「老實人」，他居然也這樣，清潔工覺得有些情何以堪。

「誰是老實人？誰是老實人？你別亂說！」窗口前的劉先生漲紅了臉，仿佛受到了奇恥大辱。

勝負之外

燈下集



嚴方正

我愛讀關於優秀運動員和教練員的文字，無論是他們自己寫的，還是記者採訪的。他們是在風口浪尖生活過的人，經受過生命的高峰體驗；他們見過大場面，有旁人難得的國際視野——若將其所思所想公之於眾，往往耐人咀嚼。

林丹是是當今世界羽壇的頂級球員。春節期間，他看完澳網男單決賽後有如此感想：「那場比賽耗時五六個小時，電視台完完整整地做了轉播，如果換成羽毛球賽，不知道電視台還能否有這樣的耐心？」「中國的羽毛球運動很熱，但比起網球，羽毛球的推廣還有很大差距。」「羽毛球應該加快職業化進程，吸引更多更多的世界高水平運動員來中國聯賽打球。」林丹對於這場比賽本身的評價是，「比賽打到這樣精彩的程度，已沒有失敗者。小德和納達爾都是勝利者。他們都已不僅僅在為獲得勝利而戰，結果對於他們來說已在其次。」林丹表示，「這或許就是體育運動最終追求的那種價值，我看這場比賽也很有感觸，我希望等我已經無力再爭奪第一的時候，我也能以這樣的心態繼續站在賽場上，不求結果，只求最完美的表現。」

從地方來到國家隊，再從國家隊到地方，這是蔡斌十六年女排教練生涯的寫照。結束國家隊教練工作後，蔡斌也有走出去的機會，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留在國內，擔起北京女排的教練工作。蔡斌講，「國家隊是用人的地方，不是培養人的地方，如果國家隊的隊員還要補基本功，哪有這個時間？因為國家隊有那麼重的比賽任務。國家隊隊員如果基本功還有很大的問題，那說明是我們基層的工作沒做好。」「中國女排要想真正復興還得靠地方，地方能輸送好的人才，中國女排才能復興，否則，光喊復興的口號是沒有用的。地方沒有人才，這不是國家隊主教練所能左右的，這需要地方上通過實實在在的培養工作來落實。」蔡斌以他的「緊跟世界潮流，保留中國特色」的理念來抓北京隊的訓練已初見成效，近期看過北京隊比賽的行家紛紛評論這支隊伍的球風有些像歐洲球隊。在蔡斌的指導下，北京女排由乙級隊晉升為甲級隊，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聯賽裡進入了前八名。

如今林書豪已成為華人的驕傲。在尼克斯戰勝森林狼的新聞發布會上，林書豪用流利的漢語回答一位日本記者的提問後對他說：「麻煩你跟你的同胞說一聲，釣魚島是中國的。」日本記者說：「至少在地理上，釣魚島離日本更近。」林書豪淡淡地說：「在地理上，日本四島離中國也很近。」林書豪的突破引起我國體育界反思——一個國家的籃球隊，如果沒有一名優秀的控球後衛，是難以越過世界第八名這個成績的。姚明說，他相信在中國內地，也有許多像林書豪一樣具有如此天賦的球員，但他們沒有成才。他還說，「你必須要記住，這並不是一項身體的運動，更是腦力和意志的對抗。林書豪很聰明，你可以從他的球風看出來，他的球商很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情商也很高，他知道如何與人相處和溝通。」

家鄉的變化

陳文育

人生在線



對家鄉的巨變，我簡直像棵老槐樹感悟氣象，默然無語又喜憂參半。這多半源於我的病久治不愈，又年事日高，行動不便，用耳朵聆聽多於眼睛的觀察。常常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嘆。

說起槐樹，它根系入土深廣，盤固糾龍交錯、蟲穿鳥啄，冠蓋豐茂寬博、上沖雲天、蔭蔽一方，與榕樹一起構成小城市的神樹，此祐一方水土人心。記得市區八字橋頭那棵槐樹陰影下的月色，常使我幽情氾濫、流連忘返。十幾年前，此二樹還散見於小城各處。如今安好？

城市向東一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地拓展，是大勢所趨。高樓林立、道路寬敞，在電視屏幕上，可媲美很多大城市，有時簡直分不出彼此。真是可喜可賀。但有時坐車繞城一圈，回家也不免暗自疑惑，再這樣發展下去，它還是我的家鄉嗎？

城市本質上是一件藝術品。建設現代城市需要創新創意，需要現代理念規劃城市的風格和走向。更需要傳統、需要記憶，需要世代傳承的生活積累和觀念延續。

溫州鹿城屬浙南名城，歷史悠久，近年裡緊隨內地城市改造的浪潮，拆遷建設、建設拆遷，此起彼伏，大有雷霆萬鈞之勢。大凡歷史名城，總有幾處讓人流連難忘的人文景觀，哪怕微不足道，也屬本地居民的深層記憶，如香火至今鼎盛的唐朝明利江心寺和景山護國寺；凝聚國學大師孫詒讓心血的溜園倒影；妙果寺的鐘聲，飄散着名僧大德的慈悲為懷；早已匿跡的南門古老堂；披舊高牆上探出的玉蘭花；信河街七二二條半小巷沿東屋腳下流淌的溪水；松台山八角井甘冽的清泉，還有九三河西岸橘子林送給春天的清香和八字橋頭大槐樹蔭下的月色。這些兒時熟稔的老建築和這方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水土風物，有的早已銷聲匿跡，有的正在消失，也有的如槐樹、榕樹等，近年被圍地為半，圍以鐵欄、豎起牌子，得到保護。它們與其說是這個城市的靈魂，不如說是生於斯長於斯居民集體心事和城市記憶。如果沒有了集體心事，沒有了城市記憶，人雖然可能會變得很純粹，但也會輕飄飄。世界雖大，愛卻無所適從。故鄉的根對每個人都至關重要。愛國空泛，愛家鄉則可以具體到上述那些熟稔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當然，建設現代化城市需要拆遷、需要除舊建新、需要規模和瑰麗，眼光前瞻，選擇主義和標籤。如果有一天，人真的變成人民、個體變成群衆，世界大同了，城市或許會千篇一律，缺乏個性，那個時候，擔心失去城市記憶，才是杞人憂天。